

冬至那天,气温骤然下降。第二天清晨,我们“走山团”改变了每周日上崛岉山的常规计划,改为走崛岉山步道。都是崛岉山,但是步道的海拔要高,达1400余米。越是严寒越要挑战自我。

这条步道曾经走过不止一次,已是几年前的事了。都是在秋季,还是白天,风和日丽,满目锦绣。现在是隆冬时节,天寒地冻,抵达山根底时,天还黑咕隆咚,以至于第一时间都没有找见停车场。这个季节、这个时间上崛岉山的人很少,走步道的更是稀缺,几乎只有我们“走山团”五个人。

冬月已步入二十二,月亮挂在头顶,稀稀落落的星辰随意地流布于青蓝色的天空。山下的视野较崛岉山更为开阔,灯光铺陈之处几乎全部属于尖草坪区。

前几次都是顺时针行走,这次选择逆时针。青峰亭这边山势特别陡峭,路径又在山峰上,就像在刀锋上行走。天色已亮,山体裸露,枯木衰草,冷石漠土,被冬几近羞辱。脚下的石阶一副不怀好意的样子,每一步踩上去都会龇牙咧嘴。山风肆虐,呼啸声尖利,划过耳际,眼眶子冻得疼。这就是风的厉害之处,谁也看不见风,可是谁也能感受到风的蹂躏。它把树吹得东倒西歪,它把草吹得抬不起头,它把落叶吹上了天,它把黄土吹成了原。知道是风在作祟,可是都在责怪沙子迷了眼,树梢打了脸。英国有位叫史密斯的人说过一句话:“如果大风不打搅波浪的话,就不会出现风暴。”

如期地看到日出,太阳依然在一片殷红中款款而来。我必须在行走中停下脚步,用手机记录这一瞬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不能忽视每次与它相遇的机会。我的脸已经很红,但不是阳光所赐,阳光确实照在了脸上。

刀锋一样的山崖,立起了崛岉山的倔强。右边是汾河流过的广袤大地,一泓碧水出山谷向南逶迤,蜿蜒的身姿引出了汾河

两岸景区的秀美。中北大学一片豪阔的建筑群倚二龙山而建,气势端的恢宏。

上了青峰亭,稍作呼吸,拍了几张照,继续前行,横岭村突兀在眼前,两栋新建的房舍直入苍穹。这是横岭村引进资本后出现的新景观。我第一次来这里时,横岭村是古朴纯粹的,如今的模样发生了巨大变化,度假别墅、酒吧等各种时尚消费场所鳞次栉比地出现,打破了传统村落的格局,让人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从横岭村往下走轻松了许多,先是沿着消防通道走,后改人行小路,由宽而窄,由缓而陡,把人逼到了险境,山下正是著名的天坑,壁立千仞,深不见底。条件反射地心发慌腿发软,眼睛时时盯着脚下圆木铺就的小路,心里却在思索着,为什么要叫作天坑而不叫地坑呢?分明是在地上呀,跟天有什么关系?

思索间,已来到了天坑边,战战兢兢地打量着这个巨大的坑,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做饭的炉膛,周围圆阔,山口就像是添柴加火的炉膛口。天坑底下长满了茂密的树木,壁立的石崖浑然一体,看似只有飞鸟才能抵达的悬崖峭壁上却有人行小路。这路出现在很久很久以前,如今已成为驴友行走的热线,让人由衷佩服古人的智慧和胆略。有天然的山洞高悬在天坑的石壁上,毫无路径,却曾有人居住过,敢住这样的山洞,不是神仙就是被逼无奈的平民百姓。据说,当年日寇侵略,实行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百姓一个个被逼得飞檐走壁,到处寻觅藏身之处。我的家乡有多处悬崖峭壁上的石洞,当年都藏身过村民。小时候上山砍柴,不止一次地进去过这些山洞,里面垒的石块,烧过火的痕迹,盘的炕,无一不透视着那段悲怆的岁月。

崛岉山步道很长,走一趟八公里。下山时,才看见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往上走,这很正常,走山本来就是少数人之所为。



书香生暖御寒意

付群华

隆冬时节,万物凋零,天地萧瑟。觅食的鸟儿从窗前飞快掠过,短而尖的鸣叫声加深了几分寒意。路人行色匆匆,身着棉衣的身影很快走远。天静,地静,人似乎也静下来。

冬日读书是最惬意不过的事了。清晨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顿觉神清气爽。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和略带寒意的晨风一起走进文字的海洋。如果是唐诗宋词,那就在三千尺庐山瀑布的清流中浮想联翩;若是金戈铁马,那就在大漠孤烟中想象长河落日的壮美;若是春江花月,那索性陶醉于海上生明月的诗情画意;倘若是田园风光,那就和诗人一起感受梅子成熟和菜花芬芳的烟火人间。古老的文字以特殊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构筑成一个个变幻无穷的世界,为我们敞开学识的大门,花草树木,日月星辰,四季轮回,万物荣枯……陌生的文字此时变得亲切可人,它们携了光芒与温暖,在冬日的清晨缓缓而至,一时,寒意尽退,书香生暖。

冬夜万籁俱寂,床头捧卷细读,乃人生快事也。窗外,夜色撒下大网,寒风肆意,室内温暖如春。温馨的灯光下,一个个方块字如同有了生命般生动鲜活,书中的人物和世界变得立体而形象。此时没有柴米油盐的琐碎,没有浮华世界的喧嚣,徜徉在字里行间,沉浸于文字世界里,眼前展现出的是崭新的天地。这里有清风细语的述说,有鱼翔浅底的安定,有笔走龙蛇的奔放,有大气

磅礴的豪迈……书中世界让内心世界波澜起伏,激情澎湃;也让内心去除浮躁趋于平和,对人生多了悲悯与慈悲,它们用微小的光芒温暖了一个个孤寂的冬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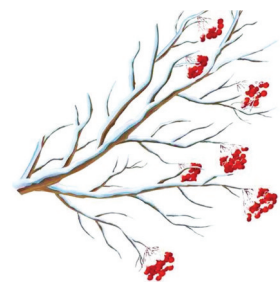
要是雪天读书那更美了。一杯热茶,三五茶点,选几本喜爱的诗词放于手侧,耳边是若有若无的轻音乐。端坐窗前,读几页文字,赏几眼雪景,内心生出许多温柔。雪花在北风的裹挟下落到山川树木,落到大街小巷,融入人间烟火。放眼望去,天地一片苍茫,仿佛盖上了一床巨大的白色绒毯,万物寂静无声。此时左手热茶,右手握卷,脑海里浮现出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一股豪气冲天而起,这哪里是雪,分明是岁月长河留下的雪泥鸿爪,是古人留给今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心中有丘壑,眼里存山河。此时再看窗外,寒意早已退避三舍。

“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袁枚在寒夜读书沉浸于书中而忘了睡眠,坐拥锦被,熏香散尽,火炉里的火苗都已经熄灭了也不曾察觉。袁枚读书该有多入迷,连御寒的火炉熄灭了都不知道,因为那些熠熠生辉的文字足以抵御寒风凛冽。何况“门尽冷霜能醒骨,窗临残照好读书”,门上冰冷的白霜让人头脑清醒,窗边残留的日光正好能用来读书;日短夜长,此时不读书,更待何时!

那年,小外孙女出生,我应邀去了在英国的女儿家。

冬天来临,我又想起了家乡的酸菜。我的老家在山西省定襄县,属晋北地区,气候偏寒。以前,秋菜上来,以白菜、芥菜、胡萝卜、白萝卜为主,人们为了丰富舌尖上的味道,就形成了腌酸菜文化。酸菜主要以酸白菜为主。与东北酸白菜不同的是不加盐。其他如芥菜丝、烂酸菜也都属小菜。我想在英国女儿家腌的酸菜就是烂酸菜。烂酸菜是相对于疙瘩菜而言,是切碎了的意思。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腌菜缸就是一个小小的红色面包缸。腌菜要有压菜石。那压菜石去哪里找呢?我的主意埋在心里。走到哪里,寻寻觅觅,到处摸摸适合的压菜石。到了花市,专看卖石头的地方;到了公园,特意到河滩边看石头;走到荒野草地,也是摸摸摸摸,目的就是找石头,可是



所有的石头都不合适。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一日,寻寻觅觅终于有了结果:在自己家的后花园小门外墙根处,我突然发现一块美丽的鹅卵石静静地躺在那里。这块鹅卵石属于青石类,质地坚硬细致,圆头圆脑,还有漂亮的花纹,甚是可爱,我欢喜至极。

传统的烂酸菜的做法是,把芥菜丝与切碎的叶子加少许盐一起拌匀,一层一层放进菜缸里压实,然后上面压一块石头,再浇点煮好的花椒大料干红辣椒水。三天就发起来了,撒撒

我在英国腌酸菜

郭建荣

浮沫,一周后发起来的菜汤又落下去了,这时腌的菜就可以吃了。芥菜微微的辛辣与腌菜微微的酸香结合,吃起来甚是开胃。

英国此时没有芥菜。我选用了茴子白、青椒、胡萝卜、蒜薹、胡芹、小尖椒,以茴子白为主。晚饭后,我把这些菜清洗干净,把它们都切碎,再抓把咸盐与菜混匀,加盐宁少勿多。一部分装入缸压实了,再装一部分再压实,直到最后把菜装完,压实。然后把我那块心仪的压菜石双手抱着压在菜缸的中央,端详良久。最后又倒了些花椒大料与干红辣椒水,加盖但不要盖严。

一周后,酸菜腌好了。颜色白绿红相间,各种菜的清香融合在一起,上升成一种美妙奇香的味道,清脆爽口微酸微辣。为保证它现在最好的口感,防止它继续变酸,我又把腌菜缸搬到室外,加了个塑料袋防尘,随吃随夹,甚是可口。伦敦的冬天照样寒冷,酸菜缸里的酸菜微见冰碴,正是酸菜最好的状态。

我腌的酸菜,蕴含着浓浓的思乡故土情。我就是想让远在海外的孩子们记住家乡的味道,并永远留存在他们的记忆中。虽现代科学对腌酸菜颇有微词,但仍阻止不了它那袭人的香气与独特的家乡文化气息存留在人们心间的一缕情思。女儿女婿是学医的博士,对腌酸菜并不嗜好,但他们最终给出文绉绉的评价——“挺好的!”

家乡酸菜独有的风味,就这样随着我飘到异国他乡。一碗酸菜解乡愁。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网